

北京大学国学院研究丛刊 编

《说苑》研究

以战国秦汉之间的
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

徐建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大学 国 学 研 究 院 编

国 学 研 究 从 刊

《说苑》研究

以战国秦汉之间的
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

徐建委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徐建
委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国学研究丛刊)

ISBN 978-7-301-18681-7

I . ①说… II . ①徐… III . ①笔记—中国—西汉时代②说苑—研究

IV . ①K230. 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8403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书 名：《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

著作责任者：徐建委 著

责任编辑：任 慧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681-7/I · 232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5 印张 282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言

袁行霈

建委于200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国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对古典文献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又有相当好的基础，我希望他入学以后在文、史、哲、考古等领域，扩展自己的知识，得以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没有辜负我的希望，研精覃思，孜孜不懈，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平时的交谈中，常有精辟的见解，令我对他不断增强的信心。

他开始想以“刘向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刘向在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当然值得研究。但是我担心这个题目涉及的领域过宽，难以驾驭，又怕泛泛而论，难以深入。所以我建议他缩小题目，以小见大。他几经考虑，遂确定了“《说苑》研究”这个课题，并顺利地完成了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改，终于整理成这部书稿，这是很让我感到安慰的。

建委以文献学为主轴，出入于文、史、哲、考古等学科，进行了富有个人特色的研。他充分地利用了北大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各处的丰富藏书，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在大量文献整理、排比、分析的基础上，对《说苑》在文献学、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提出了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全书建立在对《说苑》版本考察的基础上，将《说苑》中的资料与《春秋》类文献和《诗》类文献，以及一些子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说服力。其中关于《说苑》中保存了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的说法，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说苑》一书，而且对重新认识先秦文献的流传方式以及汉代学者的文献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对“说”所作的考辨，以及关于西汉存留的早期“说”类材料多来自齐鲁的说法，言之成理，有助于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文献。

建委生性平和谦逊，敏而好古，在学风浮躁的今天，能得到这样的学生，与他相处四年，是我的幸福。《〈说苑〉研究》只是建委学术工作的起步，我相信他在此基础上，一定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源源不断地向学术界贡献新的成果。

《〈说苑〉研究》付梓之前，建委嘱我作序，这使我想起他答辩时各位答辩委员对他的赞赏，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而且充分肯定了北大国学研究院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的一些做法。建委的成功，与北大国学研究院诸位导师共同的教导，以及中文系诸位老师在综合考试、开题报告、预答辩等一个个环节上的细心帮助有很大关系。我衷心地感谢诸位同事帮助我指导了这样一位好学生。

目 录

序 言	袁行霈
绪论：刘向校书与古文献的流传 1	
一 刘向校书的对象	3
二 刘向校书的步骤与原则	5
三 刘向校书的基本文献单元	8
四 刘向校书的文献学史意义	11
五 《汉书·艺文志》与先秦古文献的关系	26
六 《说苑》研究概述及本书结构	35
第一章 刘向《说苑》版本源流考 44	
第一节 宋甘二行本系统	46
第二节 宋咸淳本系统	51
第三节 元末至明刻本系统	58
附录：《说苑》北宋以来版本源流示意图	66
第二章 “说”、《说苑》与《汉志》“小说” 67	
第一节 “说”的界定及其与齐地之关系	67
一 以“说”名篇的含义	69
二 “说”之所指	70
三 “说”的“作者”与齐地学术之关系	74
四 “说”与《春秋》学	79
五 “说”的流传与西汉文化传承	81
第二节 《说苑》的编辑和内容特点	83
一 《说苑》以保存早期文献为目的的编辑特点	85
二 《说苑》所录古文献的内容与范围	87

三 《说苑》与《战国策》的不同	90
四 《说苑》与《新序》、《列女传》的异同	92
第三节 《说苑》与“小说”	95
一 《说苑》与今“小说”	95
二 《说苑》与《汉志》“小说”	96
三 《汉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	98
第三章 《说苑》与早期《春秋》学	100
第一节 早期《春秋》学问题考补	101
一 《公》、《穀》二传著于竹帛年代	102
二 文献使用与经传并称	103
三 孔子与《春秋传》关系问题的论争	106
四 公扈子说《春秋》与孔门《春秋》说	109
五 西汉《穀梁传》传述与《公羊传》、《左传》的关系	111
六 西汉《春秋》学的“师法”	113
第二节 《说苑》与早期《春秋》传、说	120
一 诸子传记与早期《春秋》传、说	122
二 《说苑》传、说的早期特点	128
三 吴起说《春秋》与子夏《春秋传》关系的推测	136
第三节 《修文》五章与《公》、《穀》二传的渊源	141
一 《春秋》大义与讲礼之关系	142
二 寝制、田时、赠赗遗义与《春秋》三传的渊源	143
三 《修文》五章为战国《春秋传》初断	156
四 《修文》五章对于早期《春秋》学史的意义	157
第四节 《春秋繁露》与早期《公羊》学	160
一 《俞序》篇与《春秋》口说	162
二 《春秋繁露》与今本《公羊春秋》经传的差异	163
三 《说苑》与《春秋繁露》互见文献与早期《春秋说》	166
四 《春秋繁露》与早期《春秋说》关系的说明	172
第四章 《说苑》与战国—西汉间的《诗经》学	174
第一节 博士职官与西汉三家《诗》的传授与流传	174

一	西汉典籍的长时段性	274
二	先秦古书长时段性的说明	276
三	长时段性与文献考辨	280
第二节	战国秦汉间文献的累积与典籍之间的 年代关系	281
一	章节编排与文献累积	282
二	《谈丛》、《称》和格言的累积	284
三	文献年代关系的模糊与学术史的新结构	286
结语	292	
参考文献要目	295	
后记	305	

绪论：刘向校书与古文献的流传

刘向是两汉时代著名的通儒，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汇总百家，辨章学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传世先秦乃至西汉古书，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刘向的整理。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所附《现存先秦两汉古书一览表》^①中，某些古书可能出现于刘向之前，但没有经过刘向整理校讎的古书，只有出土于西晋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以及数术类的《甘石星经》、《连山》、《归藏》等五种。可见，刘向的整理对古籍流传的影响非常大，熊铁基先生甚至认为刘向等西汉学者“改造”了先秦古书^②。

能够流传到今天的汉以前古书，虽然内容上不可避免地有所改变，但其基本面貌自刘向等人校录以来变化不大，如《周易》、《今文尚书》、《毛诗》、《庄子》、《韩非子》、《楚辞》等文献都是如此。这些古书中，多多少少会遗留有刘向整理的信息，对我们了解古文献的流传当有很大帮助。先秦两汉的诸子传记之间有非常多的互见材料，就是古文献流传的一条重要信息。古书与前代文献之间、古书与古书之间，因为有材料互见这一情况，从而使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具备了比较大的研究空间。

《说苑》是最能体现古书之间互见特点的典籍之一。它是刘向整理中秘书《说苑杂事》编辑而成的著作，命名为“《新苑》”。在编辑过程中，刘向参校了他自己所藏和民间所献的说类文献，选择“中

^①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修订版，第19页。

^② 熊铁基：《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论问题》，《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

于义理者”，并删除了重复部分。据《说苑叙录》^①，刘向于鸿嘉四年三月己亥将此书上呈给汉成帝，它的成书可能略早于此。其基本特征是刘向采用新的分类方法编纂旧有的材料，因此这部书具有后世类书的性质。^②但是，《说苑》自《汉书·艺文志》以来，都是归入“儒家”，被视为诸子著作的一种。这样的话，它就很自然地被看做是刘向的个体论著，所体现的是刘向的文学、学术或思想。因为这种成见，很少有学者仔细排比分析《说苑》中的材料，它与早期文献的互见往往径直被视作转录，在这种情况下，《说苑》的文献价值被无意中低估了。

《说苑》收录的材料几乎涉及了战国秦汉间学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据刘向叙录，《说苑》一书原收录各类文献七百八十四章，若刘向统计属实，则此书流传到今天遗失一百多章^③，即现存六百多章^④。内容涉及《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杂家、小说家、兵家、数术等很多方面，但几乎不涉墨家、纵横家和农家^⑤。其中最为突出的部分为六艺中的《春秋》学、《诗》

① 宋元各善本一般将其置于目录之前，没有标题。自元麻沙本之后，这则叙录被刊落，故清代许多的辑佚著作并没有辑入此则。黄丕烈在咸淳本上校署为“说苑目录”，即将此序与目录合称。

② 杜泽逊：《刘向刘歆文献学简论》，收录于《古籍整理研究丛刊》，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从目前所能够找到的《说苑》佚文来看，今本似乎没有遗失一百多章。根据《说苑》流传的线索，最可能出现章节遗失的是在唐抄本和北宋刻本之间，尤其是《反质》一篇。但敦煌《反质》篇抄本却与元云谦本（覆北宋本）在章节上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没有脱漏。今本所分六百多章，是根据北宋本的分章所定，而章节的分合很可能是造成刘向七百八十四章和今本六百多章差异的主要原因。

④ 因《谈丛》诸篇章节条目分合有不同版本及意见，具体章数很难有确定的数字。

⑤ 《正谏》篇录有邹阳说吴王的话，邹阳的著作在《汉志》中归入纵横家。又《说苑·善说》篇小序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一段，余嘉锡认为此属《鬼谷子》佚文，见《古书通例》（《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说苑》中有一则尹佚曰，一则“禽滑厘问于墨子”，还有近十则与《战国策》互见的材料。与《战国策》互见的部分多数都是以智伯、赵简子为主要人物的故事，与《国语》也是接近的，无法认为这些材料就是纵横家的著作，而战国中晚期的故事又与《战国策》内容不一致，明显处于两个撰述系统。所以本书认为全盘分析其中的资料，不以其中的枝节影响全局判断，《说苑》还是与墨家、纵横家关系最近。



学、《礼记》、孔子及其弟子事迹等内容^①。这些材料中近一半与其他早期典籍有不同程度的互见，它们不仅补充了很多重要的遗文，还提供了早期文献的流传信息。

因此，《说苑》研究不仅可以重新考订其中的遗文，为各类早期典籍提供参照文字，或补充某些学术史中的空白环节；还可以在古文献流传和刘向校书的大背景下，探讨《说苑》与早期文献或其他古书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早期基本材料的认识。

《说苑》研究之前，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变之关系，是需做详细分析的。因为这不仅是《说苑》成书的背景问题，也是拙著研究的起点。

一 刘向校书的对象

从一般意义上说，刘向校书确实改变了多数先秦古书的流传样态。在刘向整理、校讎、归类、编目工作的背后，是早期文献从一种流传形态到另一种流传形态的改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后一种，即古文献经过刘向整理校讎后的样子。那么，刘向整理古文献的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在此之前古文献是如何存在，又是以何种方式流传的？刘向整理后的古书与早期文献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他是否依据自己的学术思想对古书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改造，是否使先秦古书具有西汉特征，又是否影响了我们对先秦古书的认识？上述疑问的解决，都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刘向校书的方法、步骤、原则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探讨分析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传形态的关系。这是《说苑》研究的基本前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刘向校书的对象。

来源上，刘向校书所使用的文献主要包括中秘书、官府书、大臣书和民间书四类。刘向是以中秘书为主，参校以其他三类。以传世《别录》遗文看，正是如此：

《淮南九师道训书录》曰：“所校讎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刘向

^① 可见，总体上《说苑》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儒家，而非杂家是很有道理的。

所校《淮南九师道训》主要有中书。

《晏子书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则刘向所校《晏子》书有中书、太史书、刘向及参所藏书。

《孙卿书录》曰：“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荀子》书刘向主要整理了中书。

《说苑书录》曰：“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说苑》有中书、刘向书、民间书。

《老子书录》曰：“讎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①《老子》书有中书、太史书和刘向书。

《管子书录》曰：“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管子》书有中书、卜圭书、富参书、立书、太史书。

《列子书录》曰：“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列子》书有中书、太常书、刘向书、参书。

《邓析子书录》曰：“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邓析子》书有中书、叙书。

《申子书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申子》有中书、民间书。

《战国策书录》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战国策》主要有中书、中书余卷。

《山海经书录》曰：“校秘书、太常书，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刘歆子承父业所领校《山海经》也是有中秘书和太常书。

太常书和太史书可以视为官府书，刘向、富参、卜圭等大臣藏书可以统称为大臣书，民间书当由陈农搜集，加上中秘书，正好是刘向、

① 《道藏》洞神部谱录类，(宋)谢守灝《混元圣纪》卷三引《七略》。

刘歆父子领校的主要文献。

刘向校书又是以中秘书为主的，这从上述《别录》遗文不难发现。各典籍来源中，有的没有官府书（如《说苑》、《邓析子》、《申子》），有的没有大臣书（如《申子》、《山海经》），有的没有民间书（如《晏子》、《老子》、《管子》、《列子》、《邓析子》、《山海经》），但是没有哪部书没有中秘书，《淮南九师道训》、《孙卿子》、《战国策》甚至只利用了中秘藏书。《汉书》的记载也可以参证这一点，《成帝纪》河平三年记载：“命刘向校中秘书。”颜师古注曰：“言中以别外。”《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汉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即汉成帝在阅览中秘古文之后，诏命刘向整理中秘书。两处记载都说明汉成帝要刘向整理的对象是中秘书。

在中秘书和其他三类书在版本上有差异，又难以判断孰对孰错之时，刘向以中秘书为主，《列子书录》称：“及在新书有棊，校讎从中书。”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说，刘向校书的主要目的是整理中秘书，做法是以中秘书为主，参校官府书、大臣书和民间书。故王国维有“班《志》全用《七略》，即以中秘书目为国史书目”的论断^①。因此，在刘向《别录》、《七略》基础上成书的《汉书·艺文志》，如果班固没有做特别说明（如入某家等），所录的书也是中秘藏书。

在学术类别上，刘向所校主要是六艺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汉书·艺文志》曰：“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现存《别录》佚文也全部集中于《汉书·艺文志》所分的“六艺”、“诸子”、“诗赋”三类，与《汉志》的叙述正相印合。

二 刘向校书的步骤与原则

刘向校书的基本步骤，经过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如孙德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2页。

谦《刘向校讎学纂微》总结有二十三条义例之多，虽然繁复，但也全面，基本涵盖刘向校书的各个方面。余嘉锡、姚名达、张舜徽等先生也都有总结刘氏校讎义例或方法之作，文繁不引。

综合前人研究，拙著认为刘向整理古书的基本程序是：汇集诸本、考校异同、初步整理、撰写书录、由简上素。

汇集诸本是第一步工作，即《汉书·成帝纪》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只有汇集天下之遗书，才有可能校讎中秘藏本。《北齐书·樊逊传》载逊议曰：“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大夫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然后校杀青。……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籍众本。”

考校异同是以中秘本为主，以官府本、民间本为辅，对读以正文字和篇章。《风俗通》引刘向《别录》曰：“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

初步整理则是正文字、删复重、定篇章。如《列子书录》：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盖”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讎从中书，已定。

撰写书录则是在刘向初步整理完毕，篇章定著之后，为每一步整理的古籍所写的整理报告。《汉书·艺文志》称：“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阮孝绪《七录序》亦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其中主要包括“（1）著录书名与篇目；（2）叙述讎校之原委；（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5）辨别书之真伪；（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事非；（7）叙述学术源流；（8）判定书之价值”^①等八个方面。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7页。

“由简上素”当是汉成帝阅读过刘向的整理报告，认可整理本之后，刘向命抄工将所整理的竹简本缮写上帛的过程。缮写后的帛书作为最终整理成果入藏中秘。《晏子》、《孙卿子》、《管子》、《列子》等书录后均有“已定”、“杀青”、“可缮写”等语，可证竹简书上素，是在汉成帝阅毕书录之后。《风俗通》亦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

刘向校书的基本原则前人研究亦有涉及，但仍需明确指出。刘向校书对古籍流传形态的改变，容易让人产生他“改造”古籍的推测。从流传形态上说，他的确是有所“改造”。但从文本角度，刘向是否“改造”了古籍呢？

这就需要明确其校书之基本原则，即：保存古文献，汇同存异。

其一，刘向特别重视传本中的讹字。如《战国策书录》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有：“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者类多。”《列子书录》曰：“或字误以‘盖’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可见刘向对文字的校讎非常认真，他所发现的讹字是“中外……相定”的结果。如无他本依据，他不太可能擅自改动文字。

其二，刘向不妄定异同。

如《晏子书录》曰：“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晏子》外篇第七都是与内篇有重复的章，但内容文字上又有差异，刘向因此将这些“异者”单列，而非校讎重订文字。刘向所编《说苑》、《新序》在宋代曾被黄震、叶大庆等学者所诟病，原因是这两部书多有重复之章，而且同是《说苑》之中，一个故事也有两个甚至多个版本，黄震据此认为《说苑》“多傅会”。这其实是后人对刘向的误解。《说苑》中多个版本的同一故事，往往是前后连载，如“桑穀之祥”故事之“殷太戊时”章为《君道》第二十六，而“高宗者武丁也”为第二十七；“龙蛇之喻”故事，介之推章为《复恩》第五，而舟之侨章为第六。同讲桑穀之祥、龙蛇之喻，至少有一则为附会，我们今人都能看出，何况编辑者刘向呢？

《善说》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都是子贡对孔子的描述，比喻类似，分别是太宰嚭、赵简子、齐景公与子贡的对话，并存之。《至公》第十八、第十九都是讲述楚庄王太子车过茅门的故事；《杂言》第十六、第十七皆是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的故事，但所述略有不同，又是并取而存。如此情况者还有不少，可以看出刘向是刻意保存了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这从文献角度恰显示刘向在编辑《说苑》时没有对内容进行删改，妄定异同。

其三，刘向不擅删篇章。

《晏子书录》：“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即虽然刘向判断称之为“晏子书”的文献中，有十八章内容不像是晏子所言，当属附会，但也因是古代文献，“不敢遗失”，编为外篇第八。刘向所编诸子传记，多有“外篇”、“杂篇”，其性质当与《晏子外篇》接近。如《孟子》外篇四篇、《庄子》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等。这些篇中的部分内容与孟子、庄子及其后学的学术思想是有不同的，如《庄子》外篇中的十三篇、杂篇中的三篇，“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①，郭象注就将其舍弃，至今也已佚失。从现存《别录》分析，刘向对每一部书的内容都有判断，所以他应该很容易判断出《孟子》外篇、《庄子》外篇和杂篇中有非孟氏学派、庄氏学派的内容，但鉴于其为古文献，不敢遗失，编入了外篇或杂篇。可见，刘向除了不妄定异同外，也不擅删古文献。

三 刘向校书的基本文献单元

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的另一问题是：刘向校书时，多数古书构成的基本文献单元是章，而非篇。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能够独立叙述某个故事或情节，以及独立论述某个问题或其中某一方面的最小单元就是章。

首先，刘向《别录》的佚文可以直接说明此问题。如《晏子》一书，刘向的书录称：

^① 《经典释文序录》。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

在这则书录中，刘向在叙述《晏子》中、外书的差别时，使用的描述单元是章，而非篇。即刘向眼中的《晏子》是由二百一十五章组成的，他所校讎的对象也是以章为主。这种以章为书的基本文献单元的情况，还出现于《列子》的校讎中，同样也是在比较中、外书的差别之时，刘向说：

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

《列子》书的情况是“章乱布在诸篇中”，刘向校讎此书的基本文献单元也是章。

《汉书·艺文志》所录文献中，某些篇数很少的文献往往特标多少章，章也成为《汉志》标注的最小单位。如《孝经古孔氏》一篇，班固注：“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公孙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羊子》四篇，班固注曰：“百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亦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可见《汉志》所载《铎氏微》三篇也是由独立的四十章所组成的。另，《道藏》宋谢守灝《混元圣纪》卷三引《七略》云刘向“讎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而董思靖《道德经集解序说》引《七略》则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

其次，传世先秦两汉古籍多有互见文献，一般而言，章是各古书之间文献互见的主要单位。章的互见虽然存在异文，但总体上它们还是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互见关系。

如《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等古书，都存录了古代儒家的论乐文献，内容多有重复互见之处，也互有对方未收